

The
Blessing of
Benevolence

地下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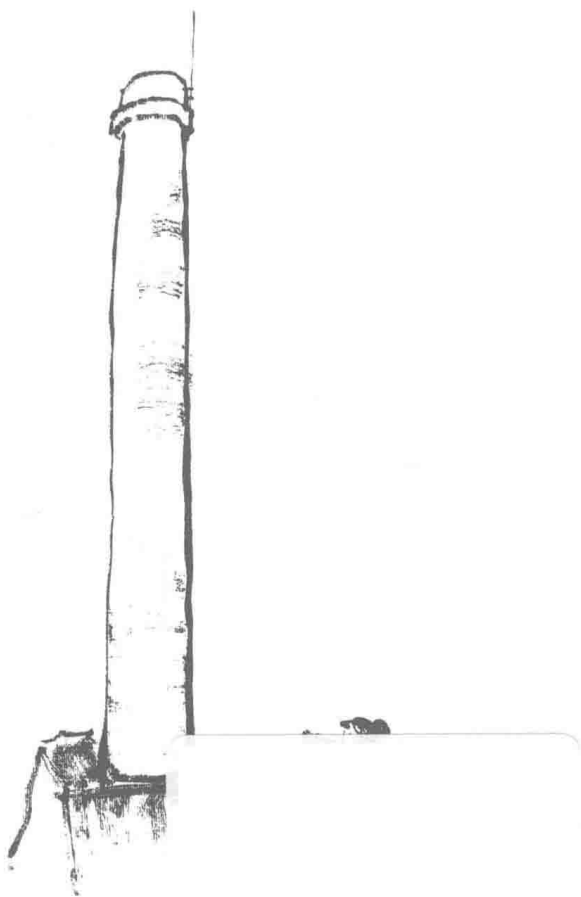
陈仓 作品



作家出版社

The
Blessing of
Benevolence
地下三尺

陈仓 作品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下三尺 / 陈仓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212-0081-2

I. ①地… II. ①陈…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4896 号

地下三尺

作 者: 陈 仓

策 划: 杨海蒂

责任编辑: 兴 安

装帧设计: 意匠文化·丁奔亮

书名翻译: 张延佳

插 图: 马 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河北画中画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081-2

定 价: 65.00 元 (精)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陈仓

陕西丹凤县人，目前定居于上海。

七〇后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流浪无罪》《诗上海》《艾的门》等诗集，八卷本“陈仓进城”系列小说集，及陈仓长篇四部曲《后土寺》《地下三尺》《预言家》《醒神》。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广泛转载，多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等机构评定的年度排行榜和各类年度选本，其“致我们回不去的故乡”被誉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二〇一三年以来，先后获得第三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上海市作协二〇一三年度、二〇一四年度优秀作品奖，《广州文艺》第二届都市小说双年奖，中国作协《小说选刊》双年奖，《人民文学》第四届美丽中国游记征文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二〇一六年度优秀作家贡献奖。

现为陕西籍实力派作家、成都文学院特邀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普陀区作协副主席、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会长，西安培华学院客座教授。曾参加诗刊社第二十八届青春诗会及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七届高级研讨班。

目 录

第一篇

墓园里的春天 / 009

第二篇

从前有座庙 / 067

第三篇

如果没有鬼 / 125

第四篇

地下三尺 / 187

第五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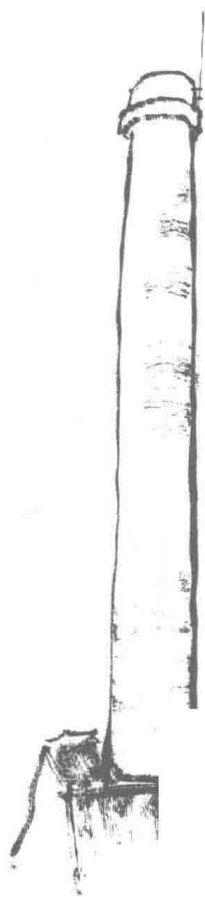
摩擦取火 / 265

后记

善是我的自然法则 / 323

The
Blessing of
Benevolence
地下三尺

陈仓 作品



作家出版社



陈仓

陕西丹凤县人，目前定居于上海。

七〇后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流浪无罪》《诗上海》《艾的门》等诗集，八卷本“陈仓进城”系列小说集，及陈仓长篇四部曲《后土寺》《地下三尺》《预言家》《醒神》。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广泛转载，多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等机构评定的年度排行榜和各类年度选本，其“致我们回不去的故乡”被誉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二〇一三年以来，先后获得第三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上海市作协二〇一三年度、二〇一四年度优秀作品奖，《广州文艺》第二届都市小说双年奖，中国作协《小说选刊》双年奖，《人民文学》第四届美丽中国游记征文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二〇一六年度优秀作家贡献奖。

现为陕西籍实力派作家、成都文学院特邀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普陀区作协副主席、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会长，西安培华学院客座教授。曾参加诗刊社第二十八届青春诗会及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七届高级研讨班。

善是一味药，
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别人。

目 录

第一篇

墓园里的春天 / 009

第二篇

从前有座庙 / 067

第三篇

如果没有鬼 / 125

第四篇

地下三尺 / 187

第五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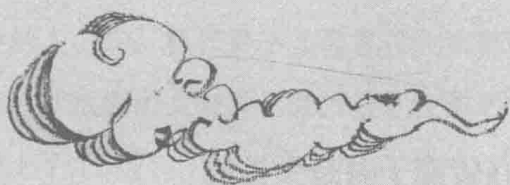
摩擦取火 / 265

后记

善是我的自然法则 / 323

第一篇

墓园里的春天



一、人在转圈子时是失控的

陈元像个疯子似的，骑着一辆电动车，绕着他们报社的大楼一圈圈地转着。

陈元把马力拧到最大，把圈子转得飞快，像是一只失控的小蜜蜂。说到小蜜蜂，陈元的胸又郁闷了那么一些，因为来到上海已经十年了，在高楼大厦之中，陈元似乎从未发现过小蜜蜂。也许有小蜜蜂的存在，只不过他平时太忙，根本没有在乎这个小东西。若是陈元还在陕西老家塔尔坪的话，这个时候无论是槐树上还是瓜架里，应该到处都是嗡嗡的小蜜蜂了，陈元会把它们捂在一朵花里，一起采摘下来，关进一只瓶子，让它们昼夜地飞，昼夜地叫，直到把它们活活地累趴下了，或者是等到它们睡着了。有时候也被小蜜蜂给蜇一口，虽然疼痛无比，却能享受到另一种待遇——一旦被小蜜蜂蜇了，就会找来奶孩子的女人，掏出她们的大乳房，对着浮肿的脸蛋子，挤一点奶水，揉一揉。这是一个不错的偏方。陈元每次看到她们雪白的乳房，顶着自己鼻子的时候，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有效，反正他的疼痛立刻就会减轻一半。

陈元转圈子的那天，是一个清早，是一个暮春时节的清早。按理

说应该是个大晴天，起码天气预报是个大晴天，却遇见了二十年不遇的日全食，天空一下子就全黑掉了。早上天黑与晚上天黑是不一样的，晚上天黑会有路灯，会有霓虹，而早上天黑什么也没有，所以就乌漆抹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陈元一边转圈子，一边放声歌唱。陈元唱的到底是什么，自己也不清楚，反正挺乱的，有“东方红，太阳升”，也有“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报社楼下人很多，大家都戴着一副太阳镜，仰头看着天空，欣赏着天文奇观。转到报社楼前的时候，陈元一不小心，一下子撞上了个人。

这个人不开口的时候，陈元还以为自己闯祸了，所以赶紧跳下车，把他扶了起来，问他伤着哪里了没有。这个人拍了拍衣襟，然后对陈元说，你疯了吗？这是看日全食，又不是追日，用得着这样转来转去的吗？陈元一下子听出了，他们是报社新来的胡总编。当陈元听出他是胡总编的时候，陈元一下子就不怕了，甚至更加疯了，觉得自己撞得太轻了，应该一下子把他给撞死才好。

陈元说，我好好地工作，你凭什么开除了我？胡总编说，我没有开除你，我只是解聘了你。陈元说，这不是一样吗？不都是丢工作了吗？胡总编说，报社快要倒闭了，经营不下去了。接下来全都一样的，晚走不如早走，我这是关照你呢。

陈元说，你够狠的呀，老子走就走了，竟然大楼都不让上了，这个应该是你交代保安的吧？胡总编说，这个还真不是我干的，我随时欢迎你回来喝茶聊天。反过来说，你已经走了，东西都搬走了，你上去干什么呢？陈元说，上去不干什么，除了几个花姑娘的大奶子，我也没有什么落在那里，老子就是想站在落地玻璃窗前，最后一次看看窗外。

胡总编挣脱了陈元，一屁股坐在了马路边，然后抽出一支烟，开始猛烈地吸了起来。胡总编说，小陈呀，这次我们对事不对人，凡是合同到期了，一律不再续签，这是上边的意思，我也很无奈的。你是从陕西那边来的，在上海无亲无故的，也没有一个依靠，没有工作吃饭怕也成问题了吧？还有房贷，我晓得你还有房贷，所以我私下里给你联系了几家单位，若是他们需要人的话会优先考虑你的。

陈元有一丝丝感动，就把电动车熄了火，靠着胡总编坐了下来。胡总编说，有人给我汇报，说小陈你在大楼下边要出事了。我以为小陈你要跳楼了，赶到这里一看，你不就像小蜜蜂似的，转了几个圈子吗，这能出什么事呢。陈元说，不瞒胡总编，工作没有了，不像日全食这么简单，倒像天塌下来了，腰一下子都直不起来了，不仅仅是房贷，我看女朋友怕也是保不住了。

胡总编说，谁让你找了个上海女人呢，你要是找个陕西老乡什么的，还有这个烦恼吗？

陈元说，人家当初同意和我谈恋爱，就因为我是个记者，她家里房子漏水了，空调不制冷了，我帮人家打几个电话，什么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现在记者证都上交了，骨头一下子就软了。

日全食结束了，那个被天狗吃掉的太阳，又慢慢地回到了天上。胡总编爬起身说，你转了多少圈子了？陈元说，哪记得呀，反正转了两个小时，奶奶的，头都转晕了，现在特别想回家睡觉去了。胡总编向报社大楼走去，要进大楼的时候他回头说，那就回家休息休息吧，若有工作了告诉我一声，我去看看你。

陈元说，对不起胡总编，让你没有看成日全食，二十年不遇呀。没有想到胡总编又转了回来，不晓得他是专门来熄灭烟头的，还是专门来和陈元说话的。他把烟头拧灭，扔进了垃圾桶，然后笑着对陈元说，